

#### 我市举办考古探秘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岳蕾娅)6月8日,市文物局、市文化馆联合在盐边县红格镇金河村下坝子遗址考古现场举办了“下坝子遗址考古探秘体验”活动,30多位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参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金国林针对下坝子遗址考古做了文物考古讲座。在随后的“知识竞答”环节,围绕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及世界文化遗产、攀枝花文化遗产等内容,志愿者们踊跃抢答。现场挖掘体验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用铲子将土刨开,既兴奋又紧张。

市文物局首席专家刘胜利表示,6月9日是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了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充分发掘和彰显攀枝花文化魅力,市文物局举行了考古探秘体验活动,倡导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注。

# 三月的追思

□李兴成

3月4日,是我们这座城市建市纪念日,恰巧又是我的生日。每年到攀枝花盛开之际,朋友们总嚷着要为我过生日,借此机会大家在一起凑个热闹,图个高兴。每当大家频频举杯,沉浸在欢声笑语之时,我忘不了已离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因为他在临去世前,与我家以及这座城市有过一段难忘的故事。

30多年前,我从昆明部队转业来到东区。那时的东区条件还很差。由于住房十分紧张,我的家被安置在渡口桥南的半坡上,简陋的房屋是用煤渣砖搭建的。风一吹,灰尘满屋钻,簷笆顶棚沙沙作响。房前是悬崖,屋后杂草丛生,乱石成堆,但比起邻居的住房又好得多了,他们住的还是油毛毡屋顶的干打垒土房。邻居羡慕地告诉我:“你莫小看这房子,它曾经是市、区两级政府所在地,要有级别的人才住得上呢。”他们还告诉我,这比当年“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是的,作为攀枝花的后来者,我感到这已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

那些年,东区后山上没有树木,尽是茅草,干燥季节,每年都要发生山火。进出家门的路,弯弯曲曲,宽的地方也就两三尺,窄的地段刚好能搭上脚。没有煤气,星期天自己到五十四公里去挑蜂窝煤,回来还四处去寻引火柴。过年了,要拿着食品公司发的“号票”去商店买冻肉、鸡蛋、白糖、粉丝什么的。

父亲得知我转业到渡口安家,生活有困难,在过年时背着二三十斤腊肉香肠来东区找我。那个时候别说手机,就是电话也要单

位才有。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哪里去找电话。父亲到达时已经放假过年,单位找不到人,根据门卫提供的线案在攀花园对面山坡上挨家打听我的名字。由于没有门牌号,我又刚从部队来,谁认识我呢?他几乎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晚上我都已经熄灯睡觉时,才听见父亲扯起嗓子呼喊我的名字,我们全家赶忙跑出去接到疲惫不堪的父亲。

“终于把你们找到了。”父亲说。我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告诉父亲,我住的地方叫大渡口,在这里是闹市区,相当于成都的盐市口。他说:“你怎么选择到这个地方安家哟?”

我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4个弟妹妹,想到父母在农村也不容易,带那么多肉来我一时也吃不下了。大年初二,便约上父亲,手牵6岁的儿子提着10多斤腊肉去向阳村卖。肉一拿出来便被围拢的顾客你一块我一块抢在手里,过秤、收款,待最后一算账,差了好几斤,有的人大概等不及过秤就把东西拿走了。父亲心疼不已,为了安慰他,我立即从身上掏了20元钱给他,叫他不要难过,过年了,心里放开了些。

会理拉拉铜矿有位姓胡的表叔,也在春节期间赶到我家。他与父亲多年不见,龙门阵一直摆到深夜。当晚,胡表叔到搭在山沟上的吊脚楼厕所解手,由于天太黑又没有灯,竟然脚一滑掉进了山沟。山沟有几米深,一身弄得稀脏不说,还摔伤了骨头,害得表叔在中心医院躺了好几天,父亲一再抱怨我。

“这只是暂时的,以后会好的……”我的话既是对父亲的安慰,也是自己的祈盼。

过完年后,父亲准备回老家了,一再叮嘱我,一定看管好孩子,还说以后可能不会

再来了。就在那年三月底,父亲回到老家后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父亲来渡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也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看到远方的儿子和孙子。

是的,这就是当年的渡口,当年的东区。光阴荏苒,30余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东区已今非昔比。我要告慰父亲的是,我家早已告别了简易房,屈指算来已搬5次家了,面积一次比一次宽,装修一次比一次讲究。刚转业来时每月才100多元的工资,在单位算中上水平了。现在,我的工资同攀枝花的经济增长成正比,已翻了好几番。如今,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敬爱的父亲,如果你还活着,我一定让你再来看看我们的城市面貌,道路加宽了,灯也更亮了,车也更多了,天空更蓝了,后山上全披上了绿装。不要说上世纪60年代的席棚子、干打垒难觅踪影,就连过去的红砖楼也很难找到了。

三月的故乡往往是细雨纷纷,而这里却是天高云淡,鲜花绽放,风和日丽,春意融融。今天,当你倘佯在渡口街头时,心情肯定跟我一样地舒坦、怡然。如果你喜欢登山,我将陪伴你趁夜幕降临时登高,到山顶你一定会看见繁星闪烁、灯火辉煌,看见金沙江上彩虹飞架,看见汽车如行云流水……看到这些,父亲,你还会再埋怨我、责怪我吗?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征文选登**

### 好书推介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红尘拂面,风雪来去,所有的翅膀都渴望飞翔!

迟子建最新小说力作,没有人比迟子建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

过了凛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鸟就要北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对于“候鸟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总是春天的。能走的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心中扯开了

## 《候鸟的勇敢》: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

一道口子。

每到这时,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管护站的张黑脸便会回想起自己曾在一次扑打山火时路遇猛虎,幸得白鹤相护,躲过一劫。而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则会伺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

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爆发,令候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变种。可如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曾远离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

中,浮尘烟云……

作者简介:

迟子建,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出版有八十多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等,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据新华网)

## 五月的调车场

□陈小荣

五月的调车场依然是忙碌的。

开完早会从会议室出来,大家急忙赶往各个工作点。货检工与夜班的同志对口交接,检查交班记录;调车员快速地换好工作服,调试手持机;车场负责人对车辆数据进行汇总确认……所有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开始检车了,两位货检女工带着检修锤和检车计划单,沿着铁路上长长的待装重轨带架车辆逐一进行检查:一人检查车辆,一人对车辆状况进行记录。阳光斜斜地投射在调车场上,很快,她们额头上沁出一串细密的汗珠。调车员开始来回不停地捣运车辆,此起彼伏的机车鸣笛声、车辆驶过轨道发出的咔嚓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调车场喧嚣热闹起来。

暮春的一场细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整个调车场笼罩在茫茫的雨雾之中。从轨梁捣运重轨回来的调车员正坐在休息室吃午饭,接下来他们将牵引重轨到103站进行编组。很多调车员早已习惯了这种顶风冒雨的调车工作,刚从从事调车作业的同志还没有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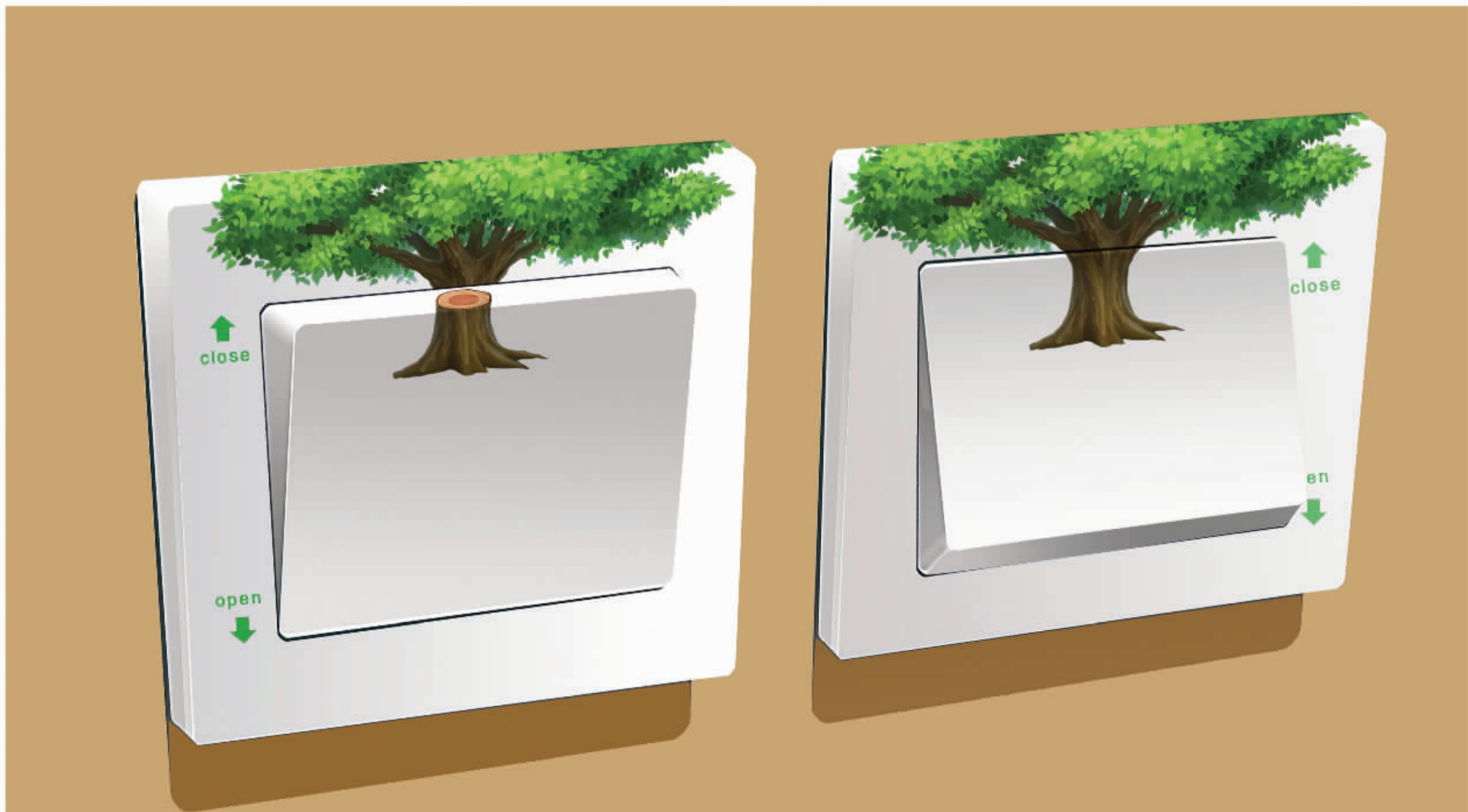
今年攀钢的生产势头强劲,五月又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季节。这不刚刚吃完饭,调度又催促着下103站,手持机嘟嘟地响着,满载重轨的车列冒着雨疾驰在运输干线上。几位巡道工冒雨在调车场测量轨距。鸟儿在货检室外的榕树林里叽叽喳喳个不停,时而在调车场上空迂回飞翔,时而又落在密密匝匝的电线上,它们尽情地感受着湿漉漉的空气带给它们的惬意自在。调车场北侧一簇簇三角梅怒放放在细雨中。养路工间里,几位刚刚修整了路基的工友打着伞;旁边不远的信号楼的电脑上,信号员忙碌着排列列车进路信号……

犹记得去年五月,我在调车场从事货检工作。白天在调车场检车时,地表的热气烤得人快要窒息。我喜欢在月光皎洁的夜晚检车,一地柔和的月光让一切都变得朦胧而飘逸,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看起来恍若天上的街市,看得人神时竟忘了自己是在检车。师傅催促着,“嗨嗨,你是在检车还是看风景呀”,我赶紧蹲下身检查车钩。其实边干活边欣赏夜景也不错,只是容易出差错。偶尔,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坐在检车点的长椅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看着月亮。每每此时,我总会想起故乡月下下的春耕秋收,那些日子总是忙碌而充实,让人心中充盈着美好的希望和憧憬!

调车场是忙碌的,我们已没有闲情重温那些梦境。日夜不停地捣运各种车辆,检查外发局车,汗水一次次浸透工装,我们一次次重复着调车检车的每个动作,在无数看似枯燥的工作后面,有着我们坚守岗位追求卓越的坚强信心。这些年,调车场的人员不断减少,外发运输量却在逐年增加,但所有的调车人员依然默默地坚守着平凡的岗位,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这个五月,我们依然以满腔的工作热情,让每一次外发都安全顺畅,并且再一次刷新外发记录。

或许,我们就像扎根在调车场的那一簇簇三角梅,只要面对阳光雨露,就会怒放着最艳丽的花朵。这花,像耀眼的钢花,绽放在裂谷的每个夜晚;这花,像清晨升起的朝霞,给人无尽的希望和憧憬!



随手关灯 倡导节能减排!